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长篇小说

神秘的松布爾

S h e n m i D e S o n g b u e r

文匯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长篇小说

神秘的松布尔

Shenmi De Songbuer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松布尔 / 冯苓植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7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第六卷. 冯苓植文集)
ISBN 978-7-5496-1950-4
I. ①神…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2444 号

•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

《冯苓植文集》(长篇小说)

神秘的松布尔

文集总序: 钱谷融
出 版 人: 桂国强
作 者: 冯苓植
责任编辑: 张 涛
装帧设计: 王 翔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80 千
印 张: 25

ISBN: 978-7-5496-1950-4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引 子 桅杆.....	1
第 一 章 沙港.....	5
第 二 章 沙海	19
第 三 章 引水	32
第 四 章 启航	46
第 五 章 夜泊	60
第 六 章 沙礁	73
第 七 章 鸣沙	87
第 八 章 旗舰	99
第 九 章 涛声.....	112
第 十 章 沙潮.....	123
第十一章 白骨.....	137
第十二章 海城.....	150
第十三章 沙鹰.....	167
第十四章 潜流.....	179

第十五章	石堡	191
第十六章	迷宫	202
第十七章	逆澜	217
第十八章	灯塔	227
第十九章	翠岛	239
第二十章	晨星	253
第二十一章	绿岸	269
第二十二章	穿峡	289
第二十三章	海啸	307
第二十四章	海誓	325
第二十五章	搁浅	336
第二十六章	海魂	355
第二十七章	鹰泉	370
第二十八章	海市	381
尾 声	舰尾	392

引子 桅杆

海边望船，首先望到桅杆。

茫茫无际的松布尔大沙漠上。

火红的太阳越升越高，直射着这死海上无声的波浪。刹那间，大沙漠上腾起一片灰蒙蒙的沙雾。

灼热的气流，将这弥漫的沙雾裹着、卷着，带上了高空，布成了大漠里特有的沙云。

这涌动着的猩红色沙云，遮住了蓝天，隐没了骄阳。整个浩瀚的沙海，仿佛被这巨大而酷热的沙罩密封了，变成了青铜浇铸而尚未冷却的大海波涛的塑形。

低空的空气好像凝固了，显得那么浓重，那么沉闷。松布尔大沙漠啊，满怀着将要沸腾的热情，却矜持地保持着沉默。

静啊，令人心悸的寂静啊！

突然，从一个巨大的沙丘后面传来了丁冬、丁冬的驼铃声。一声，两声……叩响了这死域的心房。是谁闯进了这大自然划定的禁区？

看见了，看见了！高高的沙岗上，慢慢出现了一个人。他疲惫地拉着两峰骆驼，艰苦地跋涉在这海海漫漫的沙原里。他眼前是爬不尽的沙峰、沙岗；涉不完的沙涛、沙浪……

他停下了，在弥漫的沙雾里辨别着方向。

看不出他有多大年龄。仿佛灼热的沙漠把他浑身的水分都吸干了,两颊的皮肉干瘪地贴在骨头上,额际和眼角旁过早地布满了皱纹。不算太长的头发,几天未刮过的胡须,像干枯的黄草一样虬然地乱长着,上面落满了沙尘,挂满了沙粒,遮盖了他的真实面貌。

有谁能想到:这就是前几天那位风度翩翩、举止潇洒、受人羡慕的小伙子!

他还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睁着一双晦涩的眼睛出神地望着远方。周围还是看不到一个人影,听不到半点动静,只能听到自己耳朵里令人难受的嗡嗡声。

他浑身战栗起来,望着这凝固不动的死海,感到极度的空虚和恐怖。他深深呼吸了一口,竭力想恢复自己的勇气和信心。但酷热卷来了喷火的波涛,吸入肺部的却是那滚烫的沙尘,灼热的气流。一种末日的预感使他更加恐慌了,他撕开了衣领,袒露出胸膛,发狂地喊:

“来人,来人哪……”

但这声音落在沉寂的瀚海里,却把他自己吓了一跳。这声音是那么陌生,那么沙哑,那么绝望。他睁大灰色的眼睛茫然回顾着,哪有回答?只能听见自己脉搏和心脏沉闷跳动的声音。

酷热的波,黄色的浪,使他感到脑晕目眩,头痛欲裂。眼前开始出现幻觉,耳旁出现了幻听,他已经对周围的一切,包括他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罗盘就在他怀里,但他怀疑它指出的方向。一种执拗的心理,指使他牵着骆驼为罗盘纠偏。

走啊,走啊!几天了?四天还是五天?他已经不清楚了。但是,他逃离考察队的情景,还是记得清晰的。他那时的自信、勇气,早已被这无边无际的沙漠吞噬尽了。寒夜的恐怖,白昼的孤寂,使他逐渐丧失了一个人求生的能力。

水吗?是有的,两峰骆驼驮着四大箱水。多么沉重的水箱啊,足够他喝个饱的。但是每当他颤抖着双手,拨开上面的木塞,准备把沉重的水箱搬斜,伸着烧焦的嘴唇接水的时候,水却像流瀑一样向窄细的嗓子灌来。往往不等喝上两口,自己就被呛得头晕眼花。一松手,又被晃动着的沉重水箱砸得滚下了沙丘。

食品吗?也是有的。背囊里装着压缩饼干,和牧区特有的炒米。但是焦裂的嘴唇,冒火的喉咙,顽固地拒绝接纳这一切。有时解下背囊,为了求生强迫自

已硬咽一些。但一松驼缰，焦躁的骆驼便被灼热烧得狂奔起来，它也想早一点逃出这漫漫无边的大漠。而在这酷热的瀚海上，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就剩这两峰骆驼了。他抛开了背囊，拼命追赶这沙漠之舟。终于追上了。他拉着驼缰，就像落海的人攀在舢板边上一样，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等他再返回身来，只见一样的沙湾、沙港，去哪里寻找那盛食物的背囊？

猩红色的沙云越布越厚了，沙漠里的热流越挤越浓了，沉默的松布尔即将发出怒吼了。

远远望去，他在巨大的沙丘上，就像一粒渺小的黑沙。他终于移动了脚步，牵着两峰骆驼向沙坡下走去。但刚等他走到沙湾里，眼前便又突现出一座巨大的沙峰。他几乎绝望了。周围尽是沙丘、沙岗、沙峰、沙岭，像要把他挤压在炽热的沙砾中，把他吞掉，把他销熔。他恐惧地拉紧驼缰，又挣扎着向眼前的沙丘爬去。

丁冬，丁冬，驼铃还是一步一晃地响着。

仿佛就是在这有节奏的声响中，沙云越布越密，天空越来越暗，刹那间周围黑沉沉地模糊起来。他感到自己就是被扣在一个灼热的黑锅里，觉得自己就要在这里化成灰，变成烟，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终于拼命地爬上了另一个巨大的沙丘，睁大恐怖的眼睛，望着这死海的复活，等待着沙涛的咆哮。不，不能葬身在这茫茫的沙海里，要活，要逃出去。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往事一幕幕在他的眼前飞速闪过。他从中推算着，想尽快逃出这大漠张起的黑网。

对！自己是在松布尔大沙漠的腹地逃离考察队的。从地图上看，涉过沙漠需要九天，而进入松布尔的腹地正是第五天中午。从那以后自己走了几天了？五天，六天？总该逃出来了吧……

瀚海的黑风开始低沉地怒吼了。

他突然感到口里是这样干渴，像要喷出火焰一样；浑身是这样疲惫，像要熔化了似的。眼前迸出了无数的金星，两耳骤然轰鸣起来。他感到一阵晕眩，身子就开始晃悠起来。不，不能栽倒，一倒下就会被骤起的沙涛淹没掉。起来，起来，只要冲出这恐怖的瀚海，自己就会变为一个英雄，成为一个有建树的名人……

但他终于栽倒了,扑伏在沙丘顶上。

昏呛中他还在挣扎着,用那美丽的幻想激励自己。对,再喝一些水,最好有点清凉的酸奶。但搬动水箱的力气没有了,喝酸奶只是一种幻想。他疯狂地挣扎中,突然想到一个血腥的解救办法。那个阴沉的老向导不是讲过吗?驼血既可止渴,也可给人以力量。宰了它吧,牺牲一峰骆驼,逃出这神秘莫测的松布尔!

这一想法,使他骤然清醒了。他猛地从半高腰马靴里拔出了蒙古小刀,从沙丘上挣扎起来,瞪着充血的眼睛,摇晃着向身旁的一峰骆驼扑去。对!按阴沉的向导的说法,只要在骆驼的后腿上猛扎一刀,浓浓的热血就会涌了出来。自己只要伸过嘴去,就会吸吮到力量和营养;只要自己吸取了力量和营养,逃出了茫茫无际的大沙漠,另一峰骆驼背上的十几个人的考察成果,就会为自己铺出黄金般的未来。

他动手了,撕掉了骆驼臀部脱落的绒毛,咬紧牙关猛然举起了刀。嗖!蒙古小刀狠狠扎下去了,但就在同时,驯良的骆驼一扬后蹄,把这无情无义的人,毫不留情地踢下了巨大的沙丘。

他随着滚烫的流沙往下翻滚着。那受惊的骆驼,带着疼痛,甩着喷出的热血,连着另一峰骆驼昂首狂奔起来。刹那间,蹿下沙丘,隐没在沙涛起伏的大漠深处了。那哗哗的长嘶,仿佛是对他的控诉,对他的诅咒。

他滚下沙丘,跌进一个沙坑里。

几乎就在同时,松布尔大沙漠开始咆哮了,茫茫的瀚海卷起了风暴,死去的沙海开始复活了,卷起了愤怒的沙涛、沙浪,向他无情地扑来。

他摔伤了,躺在坑洼里。铺天盖地的黄沙向他涌来,埋住了他的足尖,盖住了他的双腿,渐渐推向了他的胸脯。……

突然,瀚海怒涛里,卷来了一阵清脆的驼铃声:丁冬,丁冬……这声音越来越大,穿过了大漠的风暴,铿锵地和鸣着。很清楚,这不是一两峰骆驼,而像整个驼队向自己涌来了。

他像溺水者盼望看见桅杆一样,拼命捕捉着这救命的铃声。但刹那间又没了。是沙涛淹没了铃声,还是自己绝望中的幻听?

他想起了出发前驻扎的沙港,想起了那回荡在沙堤旁的抒情歌声……他的眼中突然涌出了两滴绝望的泪珠,这大概是松布尔沙漠深处唯一的两滴水……

第一章 沙港

沙港，舰队远航的起点。

虽已进入初夏，沙原的早晨还是透着寒意。

女考察队员柳若婷，钻出了洁白的三角形帐篷，踏着沙原上的晨光，快步走出了新月形的沙港，向茫茫无际的松布尔大沙漠深处走去。

这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细细的弯眉下长着一双娟秀的眼睛，白皙的脸上透出了淡淡的红晕，整个神情显得是那么柔和娴静。虽然她穿得尽量简单朴素，但那褪了色的毛蓝上衣，洗得发白的灰布裤子，仍掩饰不住她那城市姑娘的风度。

柳若婷是林学院的毕业生。她本来应该去大森林里，研究那些针叶林、阔叶林，一辈子和葱茏翠绿打交道。可是命运却把她带到这漫漫的黄沙边，来探索书本上很少提到的怪柳、梭梭、白刺、桂香柳……

宿营地远远被抛在身后了。

柳若婷转身望去，只见沙湾里露出的帐篷尖，真像沙海里飞溅起的朵朵银色浪花。啊！为了使大漠考察队员适应沙漠的气候，已经在这特别选定的大漠营地待了十五天了。听说老书记今天就要回来，副队长请的向导今天也要到达。看来，考察队的沙漠之舟就要开出沙港，航向那海海漫漫的沙涛沙浪了。

柳若婷想到这里，甩了一下晨风吹散的剪发，掉头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考

察队只有自己和肖雅两个女同志,小家伙天不亮就到沙海里观测气象去了,自己怎么能落后呢?眼看就要出发了,还是抓紧时间去研究那片沙丘上的新绿。

柳若婷昨天突然对生长在沙丘上的一种芦管草发生了兴趣。这种草的生命力才顽强呢!从植物学上来讲,它和湖边的芦苇同属一个科目。但由于环境的变化,它已由水乡扎根到干旱的沙漠上了。只要土壤有点湿润,它就可以扎根萌发。然后顺着沙丘的起伏,匍匐着向前生长,在沙丘上张起了翠绿的网。它节节爬行,节节生根,为了在沙丘上面也能吸到水分,它的节根有时竟长达十几米。柳若婷注意到,这种芦管草真是一种固沙的好品种。对!一定要在出发前搞出它的详细资料来。

红日跃出了茫茫的瀚海,为起伏的沙波沙浪镀上了一层金辉。远远望去,雄伟的松布尔更加壮观了,处处散发出一种雄浑肃穆的美,令人浮想联翩,心驰神往。

柳若婷大步走着,爬上了一座沙峰,越过了一道沙岗,走进了一条宽宽的沙谷中。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悠扬的抒情歌声:

在茫茫的沙海边上,
有弯新月形的沙港;
沙漠之舟列队远眺,
整装待命准备远航……

柳若婷一怔,心儿随着歌声急骤地跳荡起来。就连她自己也感觉到,脸红到耳根上了。她命令自己平静下来,尽量不受这抒情歌声的干扰。但是不行,倒好像不是这歌声捕捉她,而是她在追逐歌声。

听得出,唱歌的是个小伙子。这歌声中有热情的向往,也有失意的忧伤。歌词只是借托,真正重要的是唱歌人那复杂的情绪。

柳若婷尽量压抑着自己,蹲在沙丘畔观察芦管草。但好像歌声了解她心灵的秘密,飘荡着寻找她来了。柳若婷更紧张了,不由得回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她刚从林学院毕业。像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所有大学生一样，充满热情，充满幻想，坚决服从组织分配，高唱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来到了这漫漫无际的瀚海边上。生活是艰苦的。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影响下，沙漠里很少见到蔬菜、肉食、油类，但这文雅娴静的姑娘全都能忍受。她啃着窝窝头，就着咸菜，喝着混着沙尘的水，顽强地研究着沙原植物。她明白，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就在这时，有一个小伙子闯进了她的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柳若婷也是警惕的。她一再警告自己：不，不！不能过早地陷入感情的旋涡中去，要集中精力尽快地认识沙原植物！但是，她毕竟是个年轻的姑娘，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必然向她提出这样的课题。而那小伙子又是治沙总站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也是自愿到祖国最需要地方来的大学生。更重要的是，这个小伙子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不，好像在想象里憧憬过。

这难道就是青春？多么复杂啊！

但是柳若婷还是拒绝了小伙子的要求，理智地紧锁着心房，没有让他闯了进来。表面上看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小伙子自觉地回避了，甚至和她疏远了。但从那个时候起，那感情的波涛就始终在她心里回荡着。

歌声飘过了沙岗，穿过了沙谷，越来越近了，渐渐听得见唱歌人的脚步声了。柳若婷低头测量着芦管草的根须，强制自己不向唱歌人望去，但是她的心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唱歌人出现在沙坡上了。这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英俊小伙子。他那剑一样的黑眉下，长着一对具有女性美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下，覆盖着冷冷的眼白。笔直的鼻梁下，有一张略带嘲讽神情的嘴巴。他的身材也是匀称的，无论什么衣服穿在他的身上都是舒展大方的。但是他不具有沙原人那种质朴的气质，仿佛和这里的一切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带着一脸朝气，披着两肩朝霞走下了沙坡，好像根本没有看到眼前有人似的。

柳若婷更加慌乱了。不知为了什么，目光不由自主地向小伙子扫了过去。就在这一刹那，小伙子也像突然发现了柳若婷，目光似闪电般地迎了上去。柳若婷的脸马上泛红了，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小伙子却是大方的,好像根本没发生过去年那件事。他英姿勃勃地站在柳若婷面前,不卑不亢地向她打着招呼:

“早上好,柳若婷同志!”

——“好!您……”柳若婷嗫嚅着说。

“我?”小伙子潇洒地接过了话茬,“很忙啊!柳若婷同志。我在检查各个部门的准备工作,咱们的考察队后天就要出发了!”

“总算盼到了!”柳若婷兴奋起来。她感到说话自如了。

但就在这时候,小伙子很有礼貌地结束了这场姑娘很愿意进行的谈话。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

“对不起!九点钟有两个教授要到咱们大漠营地来,领导下午才能回来,还得我去接待。再见!”

说毕,他就很有风度地走了,头也不回地隐没在另一个沙丘的背后。柳若婷依依惜别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荡起一层淡淡的怅惘情绪:多自尊的人啊,沙原上少见的青年人,你晚半年再叩响我的心房不好吗?

这英俊的小伙子就是治沙总站团支部宣传委员、松布尔考察队的秘书。他叫秦萌。据他自己向同志们透露:他今后也准备搞科研,要做一个有所作为的治沙专家了。

秦萌走了,柳若婷有点心烦意乱。她尽量收回心来,把有关芦管草的资料记录下来,然后翻过沙岗,匆匆向大漠营地走去。她边走边想:秦萌多矜持啊!他为什么不愿和自己多谈一会儿呢?一定是因为去年伤了他的心。

柳若婷觉得有点茫然若失,但是这种心思又能向谁说呢?她踏着洒满金色阳光的戈壁往回走着,猛一抬头,老远老远就望见自己年轻的伙伴肖雅洗衣服的身影。这黄毛小丫头!一定是观测完气象从另一条沙谷中走回来的,要不自己怎么会遇不到呢。你瞧!她坐在沙港延伸出的沙堤旁,为大伙儿洗衣服洗得多卖力气,一双小辫儿一上一下地摆动着。看得出她不仅帮助男同志洗,连自己的衬衣也偷着拿出来洗了。

柳若婷被这质朴的姑娘深深感动了。多好多甜的女孩子呀,可她的遭遇却是不幸的。直到现在她不但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到底姓什么,就连自己

是什么民族也搞不清楚。尤其重要的是，肖雅的未来也可能是不幸的。因为在沙海的深处有一块碧绿的翠岛，在那里有一个闯了祸的青年，他就是肖雅未来的爱人。

这个小伙子叫阿优尔，是松布尔附近土生土长的蒙古族人，常年生活在沙漠腹地。听说他参军后曾经当过水兵，后来又在林学院上过学，最后主动要求回到这大漠深处工作。这一切本来是很富有诗意的：蓝色海洋上的海员，现在成了茫茫瀚海里的水手。但是据秦萌透露说，副站长掌握着小伙子大量的“反党言行”，他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可又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总站里有很多人同情阿优尔，甚至还为他打抱不平。柳若婷毕竟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在她分配到松布尔的时候，由于李凡老书记的到来，阿优尔又回到沙漠腹地去搞科研了，因而没有同他接触的机会，对这瀚海水兵缺乏了解。不过秦萌的话，还是在她内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为自己的女伴担心：多么柔顺的姑娘啊，怎么挑了这么个小伙子？但肖雅却好像没受这一切的干扰。她还是对每个人都赤诚地微笑着，为进入松布尔默默地准备着，从不提起，更不解释，好像她心里根本没有阿优尔这个人似的。

不过有两件事情，很快改变了柳若婷这个看法。

有一天晚上，柳若婷已经睡醒一觉，看到这黄毛丫头还坐在小马灯下抄写着什么。写得那么入神，抄得那么专注，好像忘了黎明的曙光就要抹在三角形帐篷顶上。柳若婷侧身一望，啊，厚厚的一叠手稿，小家伙在为谁抄录删补呢？想到这里，她轻轻叫着：“小家伙，还不睡啊！”肖雅一听，略带歉意地向柳若婷微笑了一下，赶忙把那叠手稿包了起来，珍贵地压在自己枕头下面，乖乖地躺在行军床上了。柳若婷联想到肖雅和阿优尔的关系，马上猜想到手稿的真正主人。但是黄毛丫头什么也不说，只是枕着那份珍藏的手稿，甜蜜地长出了一口气，很快地睡着了。

又有一次，柳若婷乘着骆驼从总站取资料回来，看到这黄毛丫头一个人独坐在斜阳辉映的帐篷里，正聚精会神地缀补一件海魂衫。用蓝线织着那蓝条，用白线绣着那白道。多么细致，多么专心，针针线线都交织着真挚的感情。柳若婷明白了，黄毛丫头爱那瀚海水手是多么深沉啊！但是她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

讲,更不替阿优尔去分辩,而是埋头工作着,把炽烈的爱情深深藏在胸怀里。

但是,阿优尔是个令人放心的人吗?柳若婷望着沙堤旁洗衣服的肖雅,为自己的女伴担心着。

肖雅并不知道柳若婷在对她的未来担心,还在起劲儿地洗着衣服。这是一个单纯而善良的姑娘,身上没有丝毫城市女孩子的影子。她具有沙原姑娘淳朴的美。她那毛茸茸的黑眼睛,就像两汪清澈的秋水,让人一看就望到她那纯洁的心灵。她那永远微笑着的脸庞,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让人一看就感到她那真挚的感情。就连她那被沙原日光晒得金黄的头发,也使人感到特别柔顺亲切。怪不得治沙总站的一些老工人,把她亲昵地称作“小黄毛”。

肖雅发现柳若婷走过来了,用衣服擦干双手迎了上去。她高兴地对柳若婷说:

“柳姐!我等你好一阵了,净是好消息!”

柳若婷望着被洗出的自己的衣服,故意生气地说:“我才不高兴听小偷偷儿的好消息呢!”

肖雅好像自己真犯了错误,低着头甜甜地笑着说:“柳姐!是我不好,又惹你生气了。”

柳若婷望着她那认真的样子,不由得笑了。她先把洗好的衣服展开铺在明沙上晒了起来。这是沙漠里特有的晒衣服的办法,等晾干以后轻轻一抖,沾在衣服上的沙粒就全掉了,而且特别干净。然后她催促肖雅说:

“快说吧!都有些什么好消息?”

“刚才秦萌来我这里了!”黄毛小丫头睁大毛茸茸的眼睛说。

“哦!”柳若婷失声轻轻叫了一下。

“真的!”肖雅急切地说,“他帮我提了一桶水,和我坐了好一阵子,说了许多好消息呢!”

柳若婷望着远方出神地想着:看来他根本不是忙,而是自己伤透了他的心。他不愿在自己面前示弱,强压着内心的忧伤,表现他的自尊心。但是,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不但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呢?

“柳姐!你、你怎么了?”耳旁传来了肖雅惊慌的声音。

柳若婷真为自己的失态惊慌，生怕肖雅看出了什么。但是这傻乎乎的姑娘并没有往这方面猜想，而是真挚地继续问：

“是不是病了？可不能呀，后天就要出发了！”

柳若婷忙掩饰说：“哦！没有，没有！我是在瞭望松布尔大沙漠，心儿在和它说：茫茫的瀚海啊，女考察队员将要踏入你那神秘的心脏……”

柳若婷为自己罕见的撒谎，脸都红了。但肖雅却没对这产生任何一点怀疑，她显然被柳若婷表示的感情激动了，羡慕地说：

“我不会这么说。你知道，治沙站一成立，我才到气象学校住了一年轮训班，哪如你们大学生呢。”

柳若婷忙安慰她说：“你不是搞得很好吗？你那份松布尔气象资料自治区都表扬了。漂亮话哪能算搞科学研究？”

肖雅是十分容易满足的。她低着头羞赧地笑了，随后轻声说：

“还差得很远呢，这回进松布尔我要把那份资料搞得更全面些。柳姐！你告诉我，在国外咱们就算女探险家吗？”

柳若婷忙问：“谁说的？”

肖雅回答：“秦萌。”

又是他！柳若婷的心又怔了一下。但这回肖雅继续说下去了。她告诉柳若婷说：秦萌向她讲，我们的考察队虽然是治沙总站从各分站抽调的人员组成的。但是由于它考察的是世界之谜的松布尔大沙漠，所以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在外国这就是报纸的头条新闻。尤其是女同志将作为女探险家被大肆介绍，一尺大的照片都会出现在旅行家杂志上。

即使是秦萌说的话，柳若婷也认为这种宣传鼓动是欠妥当的。但肖雅还在讲：

“秦萌还说，现在咱们的考察队已经引起了外界很大的震动，一位地质学专家和一位历史学教授非要参加不可。解开松布尔之谜，将给他们带来世界性的声誉。”

柳若婷觉得这些话也太过分了。她正要问肖雅怎么想，这黄毛丫头已经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大学生就是会说……”

这平淡的话,柳若婷却听得刺耳。她暗暗感到这个小家伙还对她不完全信任呢!

黄毛小丫头却被自己的话引起了思绪,眼睛望穿了茫茫的沙海,心儿向着另一个人飞去:他可不会这么说啊!

正在这个时候,她们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粗野的问候:“向女队员致敬!”

柳若婷回头望去,只见一个野性未尽的小伙子,背着一支双筒猎枪,歪戴着帽子,出现在自己面前。这小伙子二十四五岁,眼珠儿黑黑的,嘴角旁还带点孩子气。个子不算高,长得满精神,只是太不注意修饰了。你看他衣服穿得皱皱巴巴的,一绺头发耷拉在帽子外,左手提着个铁丝编的生物笼,右手捏着一只刺猬,嘴角还灵活自如地叼着一个烟头儿。他的技术可真高明,口里说着尖刻的话,烟头儿却能颤颤巍巍沾在嘴角旁边掉不下来。

柳若婷知道,这就是治沙总站扛标杆、背测绳的辅助测量员丁锤。听说这小伙子最近自愿当了研究沙原动物的大老刘的业余助手。柳若婷很怕他,因为她大学毕业一来到站里,就领略过他的尖刻。那时候丁锤儿见她跨下骆驼,就公然在小伙子们中宣布说:“伙计们!外母娘给咱们送媳妇来了啊!”从那个时候起,柳若婷就有点怕他。好在这盼“外母娘送媳妇”来的人,后来却没有给她找什么麻烦,好像对这类事情也不太感兴趣。

那温顺的黄毛丫头却不怕这粗野的小伙子,仿佛还有点欢迎他。她亲切地问:

“喂!丁锤儿,一大早干什么去啦?”

“跟着大老刘转沙窝子去了。”丁锤儿的烟头儿还在嘴角颤悠着。

柳若婷真为大老刘担心。那么老实的人,还戴着一副八百度的近视眼镜,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怎么收了这么个嘴皮儿尖刻的徒弟呀!

小丁锤儿把刺猬塞进了生物笼里继续说:“他妈的!这几年咱这儿吹牛不上税,早把沙窝子边上的老百姓得罪了,人家还会来给咱当向导吗?你这儿一个劲儿吹,吹得人家蒙古包都快让沙子埋了。吹、吹!他妈的……”

柳若婷听他越说越不像话,又不敢制止他。可柔弱的肖雅一甩小辫儿却出